

# 山窝窝里的柑橘梦(二)

何勇

三

没过几天,村里来了几个村外人。

村主任毛相林领着他们上上下下走了好几圈,又在田间地头蹲身捣鼓了好一阵。

这就是老毛说的专家吧?袁孝恩站在地坝头殷切地望着,心里想。

第二天毛相林就接到了王站长打来的电话。消息不太乐观,下庄土质酸度略高,不是最理想的柑橘种植土质。

毛相林从不轻易说:“王站长,不是最理想的,但也不是不能种?我们下庄人祖祖辈辈都不懒,只要不是不可以种,我们一定要把它种出来!”

农委的专家再一次到下庄。这一次,走得更宽,更远,这一次,终于不负期望,确定了适合种植的区域。500余亩柑橘种植园在毛相林的心头,在下庄这块积淀了太多汗水的土地上,徐徐展开宏大的画卷。

再开坝坝会,村里人很激动。还说什么?有苗木支持,有技术支持,下庄人背靠的,不是陡峻险要的悬崖,而是给予全力支持的党和政府,一个字,干!

历经多年,袁孝恩再次闻到了柑橘叶青幽幽的香。他领着老婆儿孙女在田间忙碌。袁孝恩把外出务工亲戚的土地全接过来,十几亩地,500多棵柑橘苗,仿佛是要把当年未完成的梦再续上。锄头在地头翻飞,汗水渗进土地。他像一位虔诚的诗人,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种植柑橘的树窝子就是心底最热烈的文字,他用锄头作笔,写下了一首关于梦、关于寻找、关于坚守的质朴诗句。

第三次走进下庄,王站长一行人瞪圆了眼睛。成片成行的柑橘苗,棵棵精神抖擞地立在田间,均匀有致的4米间隔,鲜少有缺。王站长笑着,重重拍了拍毛相林的肩膀:“老毛,真有自己的!这么高的成活率,养护得这么好,确实不错!”

毛相林有些抑制不住地骄傲:“我说了的王站长,下庄人从来不懒。我们豁得出命来修路,也豁得出力气来致富!”

“这话,我信!有这股干劲,什么困难都挡得住,什么事都搞得成!”

下庄人说得到做得到。这500余亩柑橘,铺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路基。一如当年攥着钢钎、拎着大锤,他们扛起重担,挑起农家粪,誓要修出这条致富路。

柑橘种植,离不了技术支撑。毛相林派出毛连军、杨元位两位年轻人去奉节,学成归来就任村里的“土专家”;又请来县里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来下庄,实地看、讲,上“田间课”“坝坝课”。

袁孝恩听得很认真。什么“打枝”“拉枝”“吊枝”“抹芽”“放梢”,从前哪里听说过!什么大实蝇、蚧壳虫、潜叶蛾防治,原来还有这么多害虫对橘树虎视眈眈!袁孝恩和所有种植户一样,像一块干透的毛巾浸在了柑橘种植知识的泉水里,泡了个痛快。

袁孝恩不记得侍弄过多少回柑橘树,毛相林也不记得转过多少次柑橘地。东头这上下紧邻的两块,是老杨家的,挨着数过去,老袁家的、毛家、彭家……只要毛相林不出村,每天铁定要去各家的柑橘地里走一遭。他像这片柑橘园的一位老友,脚踏路过的每一寸土地,都与他无比熟悉。然而,

就跟当年历尽辛苦却修岔了一段路一样,下庄人的柑橘致富路也并不宽阔平坦。

2018年秋。还没等下庄人从柑橘挂上累累果实的喜悦中平静下来,一波接一波地落果、烂果纷至沓来。好容易留守枝头到最后的一批柑橘,皮色深黄,个头硕大,掰开一看,有细小的白色虫子在蠕动——蛆柑!袁孝恩的心沉到了谷底。那一天,毛相林走过各家柑橘园的脚步格外匆匆,每一户果农家的柑橘,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蛆柑不但不能售卖,还得集中处理,用塑料袋药剂闷杀。收拾完这些蛆柑,袁孝恩垂着头往家走。他肩背沉重,平日里高大的身子显得有些佝偻。500多棵柑橘树啊,这一年的流过多少层汗,挂心过多少回!

绕一个弯,袁孝恩停住了脚步。路旁那个垂着手看着远处柑橘地的、个子瘦小的身影,不正是毛相林么!

两个人在路边田坎上坐了许久。“老毛啊,这一年白干了呢!”

两声叹息,飘散在风里。“我心里也过不去啊!好容易这几年,柑橘园扶上了路,眼看着就要变成钱哒,这一买卖——”毛相林的声音低了下去。

夜幕沉了下来,掩住两个寂寥的身影。

“今天老杨、老周找我来说柑橘的事,就差骂娘哒。”毛相林说,“但是咋办呢?跟那时候修路一样,修岔了,死人了,就撂担子喽?没得退路,路测了,人埋了,又来!就是这么个事!”

袁孝恩恍惚间被拉回十几年前那天。

山风烈。12条汉子临风静立。面如常色,内心汹涌。就在这个地方,昨天还一起说笑一起劳作的兄弟,坠下深崖。向天要道,以命作抵。

今夜的风吹得温柔,只任回忆在袁孝恩胸腔里鼓荡。

上山修路,就是把命交到了老天手上,每一次钢钎撬动,大锤挥起,都是一次命运的豪赌。

点香。祷告。

求的不是富贵不是荣华,是倘若我摔落山谷,你们帮我收尸,替我安抚妻儿老小。让我瞑目。

袁孝恩侧头望去。

12条身影,并非都是杨亨华一样的壮汉大个。矮小如毛相林,高瘦如杨元鼎。

但在那一刻,12人高如丰碑。

今夜的风吹得温柔,只任回忆在袁孝恩胸腔里鼓荡。

“老毛哇,把黄会元、沈庆富一想,我们这算不得事。没得命哒,就算球。有命在,大不了又来一回!今年没得收,明年好生搞!”

毛相林眼眶发热,他没说话,狠命啜一口烟。

四

又开会。

毛相林说:“我仔细想过了,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不懂技术。大家各搞各,哪一点管护不到位,柑橘都要跟着遭殃。去年的大实蝇没除好,受害的是每家每户。所以,我考虑,成立一个柑橘种植专业合作社,培养几个技术骨干,配药、施肥,统一管护,硬是来把我们这500多亩柑橘一棵不漏地经管好,要不然,我们对不起一直支持我们的政府部

门,也对不起这几年各人的辛苦。大家看,哪个样?”

几个种植大户先答话:“我觉得要得!”

“搞!”

一呼四应。在遭遇了蛆柑事件后,村里的种植户们更加齐心。在毛相林的组织下,下庄硕多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采购药品规范了,施肥的时节、分量准确了。眼瞅着青幽幽的柑橘不疾不徐地挂上树,树根吮吸着丰沛的养分,叶丛吸聚着日光的温暖,风过处,硕果连枝。

有了组织,有了分工,毛相林可以更加专注地“巡田”了。拂晓清晨、傍晚时分,总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身后或许还跟着一只大狗,在下庄的柑橘园里来来去去。时而俯身,时而蹲下,有时扒拉扒拉枝叶,有时翻翻树底的土。

那天黄昏,夕照把一人一狗的影子拉得老长。毛相林依旧在柑橘园里转悠。遇上劳作的乡邻,闲散地唠两句。这么优哉游哉走至一块田头,毛相林照样蹲身下去,用一小截断掉的枯枝划拉划拉树下的土。划拉几下,他突然拧了拧眉——这攒肥,又薄又少,稀稀疏疏地散落在树底,像夜空中零零散散的几颗星,明显是减料了!

毛相林站起身,径直走向不远处一栋房屋。这是周述青的柑橘地,肥施成这样为哪般?他得问问清楚。

刚走到屋门口,就见周述青笑着迎了出来:“毛主任,今天有空转到我这儿来一哈呀?快进屋坐进屋坐!”

毛相林依言坐下,说道:“路过,顺便来坐坐。你的柑橘地宽,这一向又是攒肥的时候了,搞得哪个样了嘛?”

周述青递过茶杯,笑答:“就是嘛,忙啊这几天,刚刚搞完。明天有空就经营哈麦子,这不也到了追肥的时候了嘛!”

“哦,对头,麦子要上肥了。”毛相林点头,“肥料,早就备起了哦?”

周述青有气无神地艾艾:“哎,肥料嘛……留了点儿,差不多吧……”

“老周哇,我今天看了你的柑橘,1斤2两的攒肥,最多只有6、7两。”毛相林把着茶杯,慨叹一声:“搞这个柑橘种植,不容易。去年蛆柑,柑橘几乎绝了收。今年再不翻个身,这个事就干不下去哒。老周,1斤2两肥,是这些些柑橘的饭食,树吃不饱果不大,你就当喂个猪,也要给它吃饱才长膘呀!”

周述青低下了头,单手抹一把脸,才说:“我想着少攒着点,顺便把小麦的肥省出来……”

“你的想法,我晓得。受过苦日子熬煎的人,习惯么里东西都省一点。但是这个肥料的分量,是专家实验了的,少哒就结不出好果。要想挣着柑橘的钱,先把它当喂猪样喂饱嘛!你几百棵树,一棵柑橘树多结几斤果,你算算,不当你喂个猪?”

“是我想岔哒。”周述青挠了挠头,站起来走进里屋,扛出一个满满的肥料口袋,“毛主任,晓得你专门来醒我的话。我不留你坐哒,趁还没黑,我把肥料去攒够!”

“要得要得,一路走!”

第二天早晨,一人一狗,一前一后,再次出现

在柑橘地里。黄狗颠颠地跑过去,在一棵橘树下翘起一条腿,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毛相林离得不远不近,看着柑橘树底,黄狗翻刨出一片密匝匝的白。远处传来一声招呼:“毛主任来了?我今天把它补完,明天再骑车去镇上买小麦肥料!”

毛相林笑着答应一声,背负着双手向前走去。一朵云飘飘悠悠浮在头顶蓝天上。

五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11月。柑橘渐红。远了看,是漫坡的金黄,橙黄,深黄;近了看,油绿绿的叶丛里挨挨挤挤,每一个果儿都把这几月来晒过的日光全捧出来,染透衣裳,金灿灿的果儿啊,点亮了下庄人的冬天。

这是下庄人种植柑橘以来,第一个丰收年。眼瞅着采摘时节越来越近,毛相林的心里反而越不踏实。曲尺、大溪,都是出了名的水果之乡,响当当的招牌和口碑,让他们的纽荷尔一上市就大为抢手。下庄柑橘到底怎么样?毛相林心里没谱。

这天清早,毛相林坐上了出村的汽车。下午回来,拎着两个鼓囊囊的袋子。院坝里玩着玩具的孙女蹦跳着迎上去:“爷爷爷爷,买什么好吃的啦?”毛相林摊开袋子,两袋都是橙红的柑橘。

孙女快快地走开。妻子王祥英嗔怒:“家家户户都种起的,你还买两袋回来,钱多哒用不完哪?”毛相林一挥手,早已拎着两袋柑橘走下院坝,往右一拐,径自往前去了。

三合院子里,周述青、杨元鼎和杨亨双正凑在一起说着什么。“来来来,老周,老杨!”毛相林朝着他们招手,“我买的大溪曲尺的纽荷尔,来尝尝看看,和我们的比一哈,哪个样!”

杨元鼎忍不住重重合手一拍,笑道:“哎呀,正在说这事儿!”三人围拢了来,掰开细细咂摸。亨双媳妇儿机灵:“我家有今天现搞的,拿两个来你们尝!”

杨元鼎各掰下几瓣,凝神看了看,放进嘴里细细嚼慢慢抿,笑道:“他们的好吃,我们各人种的也不差呢!”

“嗯嗯,”嘴里塞满果肉的杨亨双,说话含糊不清:“我们这个果香、甜度,应该卖得成钱哒!”

毛相林依旧拎着两个袋子,再往下走,进了袁孝恩家。

袁孝恩拄着拐颤巍巍站起来——经年劳累,他中风了。现在情况稍微好些,勉强可以四下慢慢走动。

毛相林拉他坐下,又搬一把椅子坐在他跟前,把几瓣柑橘递给他:“老袁,你尝尝看。”

袁孝恩吃得很慢,仿佛抿干了几瓣柑橘一生的水分。多年前一口柑橘的余味,又漫上从他的喉头:“我们的?”

“是嘛,我们的。”毛相林笑,两道眉都舒展开来。

“好,好,好!”袁孝恩连说三声,“比我二十几年前种出来的,甜!”

毛相林看着,有什么东西,从他浅浅的眼窝落下来。可是分明,笑意盛满了他沟壑纵横的脸。



高唐

俊雨

卢先庆

摄

## 熬糖

王忠虎

腊月二十五,熬糖推豆腐。以往,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渝东农村,自小年过后,人们便开始忙着为过大年准备。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每年都要熬糖、推豆腐。

当然,熬糖、推豆腐,不一定非得是腊月二十五。有时冬月就把糖熬了,但有时到腊月二十七八也有熬糖的。

熬糖是一件很讲究的活。熬糖的头一天,要打扫厨房内的扬尘,以免熬糖时扬尘掉进锅中。扬尘掉进了锅中,糖就会苦。你那一锅糖就白忙活了。

熬糖也不是一朝半会儿就会熬好的。加之那时的柴不是很好,往往熬一锅糖,几乎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我记得有一年我家熬制苕糖,天刚放亮,我们便早早地吃了饭,一家人都忙着为熬糖做准备。即先是洗苕蓉,一般都要洗一百斤左右。把苕蓉洗净后,倒进铁锅内煮。在煮苕蓉的同时,就去石磨上推麦芽。

待苕蓉煮熟后,再捣烂,搀水搅拌。直至与体温差不多,即不烫手后,把推好的麦芽水掺和进去,按一百斤苕蓉两斤麦芽的比例。麦芽如果放多了,糖吃起来会钻心,甜得腻人。麦芽少了,糖就不是很甜。所以,熬糖放麦芽很关键。

下一程序,就是过滤了。过滤千万不能让渣漏出来,不然,糖的质量就不很好。等滤过的水澄清,就可以舀进大铁锅中熬制了。

熬时也要有技术。先用大火烧开,再小火慢慢熬便是硬道理。当先那清汤全部熬到小泡串大泡的时候,基本就可以起锅了。检验糖的老嫩,可以用锅铲舀一铲出锅,倾倒,用嘴吹。看到锅铲上掉的片越宽,证明糖越老,一般二三指宽最为适宜。

我还记得每次在熬糖的时候,待快要熬成时,母亲还要煮一些洋芋或者苕蓉在里面,直到把洋芋或者苕蓉煮皱皮。吃起来,那才叫什么是美味。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 《年味》

卢先庆

摄

## 与花共眠

张春燕

台,完成一次绝美的谢幕与转型后,她是大地上海安纯净的使者,带给世间甜蜜的滋润和深情的怀想。

每次我爬到山上,欢蹦乱跳靠近她,她都会用盈盈的笑意表达对我的友善与欢迎。我在她身边背儿歌,用童稚的声音唱刚刚学来的少儿歌曲,还把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与家人、小伙伴们在一起发生的小故事告诉她。而她呢,始终以似火的热情鼓励我,以老师和妈妈样的专注与关切倾听我。我和小伙伴们在她旁边挖野菜,摘野菜,用野豌豆角做成哨子吹出“啾啾呀呀”不成曲调的声音。累了,就闭着眼睛靠在她身边休息一会儿,一睁开眼睛

睛,又是满眼的娇艳与笑颜。

9岁那年秋天,跟着乡村的小伙伴上山打柴。铺满山坡的金灿灿的野菊花,给我们织就了一付带着淡淡药香、融融暖意的硕大无比的美丽床单。大一点的孩子去砍干的树枝或者灌木,而我们小的则拣一些落在地上的枯枝。大多数时间是在山坡这张大床上奔跑、游玩,玩累了,就势躺下去,闭上眼睛,做会儿甜梦,梦里有清雅的菊花仙子在飘舞,在歌唱,她金色的脸庞,金色的裙子,在风中幻化成无数旋转的金太阳,火焰灼灼,把童年的回忆照得很明媚,很温暖。

看《红楼梦》里《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史

## 诗雨

### 立春帖

李成燕

(一)

昨晚送别同事

我怀着送别冬天的心情  
今日起迟,不光是为躲春  
我看阳光推开窗户的影子

就想象万物复苏的样子  
我该起床了,我该烙春饼了

春天虚开了一道门

时间沐着的春光乍寒还暖

太阳就是我锅中的一张春饼

正滴答滴答降落,我看清了

冒着春烟的跑道一点也不饥馁

(二)

立春把春天竖起来  
宜俯,宜仰,宜远观

选择任意高处,我们弯下腰来

向春天致歉  
春天的麦苗浅露寸许  
杏树枝桃树枝犹记前世真身

流水仰望柳绿时,我们仰望高天

再抬高一点,抬高一点  
白云会记得我们的脸  
让岁月素描

而春风像捉摸不定的思想

打开身体的每一个毛孔  
我们远观的春天,如春水泱泱

又像一面镜子,飞出冷光的利箭

能被光眷顾,被水爱恋  
春天的视角,像蜻蜓的复眼

一定会越来越宽阔,丰腴  
能被多盯上一会儿,是我们的福气



神女峰



守河峡韵